

礼拜五上午

报告:李晖弟兄:从“三源合流”看理解圣经

许宏度弟兄:我有一个反馈。我觉得这三个圈其实是很好的开始。我们如何精化这三个圈的里面的东西,然后我们就能够抓住如何让这三源来影响我们,让神的“means of grace”发生最大的功能,对教会是很有帮助的。

汪浩弟兄:我在山上有两个夏天的实习,也跟李晖学习祝健牧师所教的灵修七步。我想问用灵修七步,从圣经来看三源合流,当小组聚会用三源合流的方式读经默想时却发现读不下去,反馈又回到传统查经的体系。这时候如何坚持带下去?

李晖弟兄: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咬着牙继续。知识分子要用这种方法先会问许多问题,是不是圣灵的感动,还是自己想的,还是出于魔鬼呢?有了感动是不是很快就没了呢?种种的问题跑出来,加上现代人的心是很难静下来的。所以说像倪弟兄说一定要有圣灵的感动,照他这样的原则作话语的职事,我想一半的人都不能站讲台了以为很多时候不一定都有圣灵的感动。我自己并没有找到任何的捷径。但是当我下定决心去做给我帮助非常大。因为我发觉这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相反,让我们在神面前学习安静,学习谦卑,学习被带,圣灵藉着圣经来带领我们,我们也学习回应。

祝健弟兄:我有一个反馈一个建议一个想法。在这三个圈里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圣经传统,圣灵传统和圣徒传统都非常强调圣灵的内在。但是对圣灵内在解说的书却是非常少。到一个地步我只好自己来确认,识别,解释,操练。我建议我们当中神所重用的领袖,神学家,牧师和在这方面有特别学习操练有心得有经验的同工们一起来讨论我们是如何识别圣灵的感动。我常常说这些内容的时候被人认为是异端。我讲的“一通一热一亮”是有圣经根据地。我盼望我们可以一起研发同一个圣灵的内在到底如何识别,有什么特征,有什么表现,又如何操练,有什么途径。

李晖弟兄:的确是这样。有一段时间我们灵修小组有一位有恩赐的姐妹在我们当中。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可惜种种原因这位姐妹没有继续参加。祝健牧师讲的一通一热一亮,我们就有姐妹在那边“等雨”,一个小时等不到,只好最后等着分享。分享也有许多帮助,就是圣徒在一起的相通也有许多得着。所以说这种结合的模式能彼此辅助,彼此鉴别,彼此补足,使得我们不会走偏。有些异端像东方闪电就是因为走偏而产生的。

祝健弟兄：就像今天早上王志勇牧师说的正的不出来，邪的就跑出来。我们常把圣灵的內住当成伴随现象，而伴随现象是绝对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灵的內住失传了。

彭加荣弟兄：天主教的历史在圣经，圣传部分其实有许多学派像奥古斯丁，Franciscan（圣法蘭西斯），加尔文，阿奎那等。他们有一个整体的总合的教礼问答。改教之后很明显的走得是奥古斯丁学派。奥古斯丁的灵意解经其实是非常丰富，非常有创意。可是他服在教礼教义问答底下。改教之后每一个改革宗牧师，路德宗牧师都会写他们教会自己的教义，且有教礼问答，而且是结合在一起大家公认的教礼问答。我想我们是否有可能像这样的教礼问答，比如何谓“一通”，有一问，有一答。这样众教会就会有合流的可能性，而不会说这是哪里来的异端。成为城邦式的大家都公认的教礼问答。

李暉弟兄：欢迎你星期六和我们一起灵修。我们来一起探讨解释什么是“一通”。

祝健弟兄：这也就是说这个论坛，包括华人牧者团契，徐志秋牧师所盼望的，应该有一普世华人教会领袖的联盟，教牧的联盟，神学的联盟。为什么？因为在现今的世代，联盟不出来，很多东西就麻烦了。

周小安弟兄：李暉弟兄报告中的图，已经给我们一个前提，但是须要升华，理论化。这是一个把现状综合起来的愿景而不是理论。须要进一步论证，理论化就牵涉到神学的问题，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系统，统一起来。我猜想这背后涉及神学的问题是“启示”的问题。圣经传统对启示的认为就是文本的启示，圣经就是神的话，就是启示。圣灵传统的里面认为启示就是要与神相遇。如果启示就是读圣经，那其他宗教也有经，比如可兰经。基督徒不同就是要与三位一体的真神相遇。圣灵传统并不否认圣经，但认为圣经是一种工具，带领我们与三一神相遇。这也会出现危险，比如说出现邪灵怎么办？是自己的主观意识，这个启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还是有中介的直接启示？若这个问题能解决，这三源能够合流。

报告:周小安弟兄：从“三源合流”看教会建造

张志刚弟兄：非常宝贵。前两年小安牧师只是在理论上的探讨，现在他已经进入一个实践的过程，而且在神学上有里面的一个分享，我觉得对众教会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王唯权弟兄：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这几天听了这些报告，我的感受是，“三源合流”听起来是好像是三个传统的合流。但当我们为“传统”这个词下定义

的时候，我们说，传统是 Statement of faith 或者特定的教导、特定的某个方法论或者一些先后顺序的一个传承。比如说我过去是在灵恩的背景，我是在灵恩派教会长大的。很清楚的，对于灵恩派教会来讲，最终的权威绝对是圣灵，关于圣经的解释，就算我们头脑觉得特定的解经是合理的，但是最终你需要降服在圣灵的引导下。所以圣灵有可能让你对圣经有一种特别的理解方式。这和我们以比较理性为主的方式去切入圣经是不一样的。我想把许多问题提给大会领袖们来思考。或多或少，我们合流以后要有一些解构，哪些传统是我们不要的；哪些要义的宣讲或者在重要性的排序上是我们需要调整的；多少解构，多少重构才是足够的？然后，“三源合流”是不是会代表我们一个新的传统？因为我觉得不太可能将三个传统合在一起，我们最终还是需要认同一个传统。刚才小安牧师的分享让我听起来是，你是以圣经传统为主干，而从这个角度再引入圣灵的传统和圣徒的传统。我的理解也许是错误的，请小安牧师予以纠正。请问小安牧师的看法是什么？

周小安弟兄：很好的问题。我觉的“三源合流”的第一步是连接，这三个流派，我们希望能够连接，大家不要打架，大家可以坐下来，交个朋友。其实你信的是耶稣基督，我信的也是耶稣基督；你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信的也是三位一体的神；你信的是整本圣经，我信的也是整本圣经；包括这些使徒信经，都是共同相信的，所以我们先不要打架，大家来做朋友，你还是做你的，这是第一步，我们叫做连接。但我们并不认为连接是最后一步。所以当在“三源合流”这条路上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体会比较深的，就可以把“三源合流”应用到自己的教会中去。像我，我就是对“三源合流”体会比较深的，所以我就能够先把它应用。在应用当中，我确实是以注重圣经为主干的教导系统，主日信息、主日学、整个的教导系统，是按照这个系统来实施的。但是我发现我们过去因为普遍缺少灵修，以至于信徒的灵性起不来。因为，第一，他很容易被世界所吸引；第二，很容易带血气的服事。那么我怎么解决这两个问题呢？我就发现需要灵修的系统，奥秘派，是很宝贵的。要如何普及？大家都很忙，很有血气，要怎么来操练？我发现江秀琴牧师的这一套就非常合用。为什么呢？它虽然浅，但非常实用。它可以针对任何群体，有知识也好，没有知识也好；你的血气非常大也好，非常顺服也好，都可以采用这一套。它非常简单，不是最深的。你入门以后，可以按照深的方向去发展。所以我们确实是把它拼进来。而且我们发现一点也不冲突，因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这就是象约翰所讲的，接在葡萄树上，你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你里面。他特别强调圣灵内住在里面，这是约翰所强调的。所以这一块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但是这个建造以后，我们的教会发现要达到圣灵充满，就是所谓的“自发式增长，复合式网络”，那你还需要系统训练，而且特别需要圣灵的恩膏。这个是有过程的，不是要求大家赶快来改变吧，不是的。你慢慢体会。你体会深了，按照圣灵对你的感动，你根据你的情况，你去调整，或多或少，可以把它们“三源合流”。

陈卧恩姐妹：我只是做一个关于小安牧师教会的见证。我、卧绿和小安牧师教会的核心同工和牧者，我们都很熟，这么多年走在一起。这几年我再到小安牧师的教会去，我就十分惊讶。他们教会进入一个十分活泼的追求。小安牧师事实上是一个很理性的牧师，居然他的教会进入一个十分活泼的追求。很陈旧的问题，我跟卧绿牧师帮助很长时间都没办法解决。去年我去了，我十分惊讶的一件事，我问那个姊妹，你的腰怎么直起来了。她一直被一个权势压制。她说她不知道怎么直起来了。她的整个人，生命发生改变，包括整个教会。这是我可以做见证的。我到他们教会，就感觉到十分喜乐，里边就为他们教会感恩。我相信是因为这样一条路，他们已经行出一条很宽广的路。很感恩！

祝健弟兄：刚才提到的问题，是不是会出来一个新的宗派？绝对不会！因为我们讲到“三源合流”框架性思维，它是一个开放平台。所以我们相信这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合一性的自发性增长，无论是哪一个背景的，可能都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突破。这是第一。第二，小安牧师，我就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你的这个报告非常好，我相信会帮助很多人，应该多讲这个题目。但是，是不是能有一个序言说，“三源合流”所面对的是现在教会的问题。因为很多人连问题都不知道，只知道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孤独、很多的苦难，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所以建议有一个序言说，“三源合流”所面对的是现在教会的问题。第二个建议，我们也有同工在讨论，是不是后面也应该有“三源合流”教会建造的运作，即日常的，每周的操作。你是怎么做的。因为有了指导原则，大家也就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接下来，很多教会就愿意来做，我通过“三源合流”同工建造怎么做、灵修建造怎么做。我的第三个建议，其实我们当中的很多领袖们有负担，关于“三源合流”这样一个框架性思维的代祷、敬拜、青少年事工、神学研究等等。

许宏度弟兄：我尝试回应一下王唯权同工的一个问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从哪个传统出来，我们就留在哪个传统。我们不要将这个传统带到另外一个传统。因为这样做，教会肯定会分裂。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传统里事奉神，但是我们在论坛或者其他地方学到的东西，我们可以带进我们的传统里面。所以如果你在一个只看中圣经的传统，就从圣经里面讲圣灵，将圣灵这个议题带进去。就是，他们已经接受圣经，将圣经里面的东西彰显出来，强调出来。然后也可以强调圣徒这个部分。换句话说，圣经本身就有“三源合流”的概念。所以在这个论坛我们只是表现出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基本上都已经在圣经里面。那我们就在圣经传统里面的强调圣灵、强调圣徒的参与。这无形之中，就有“三源合流”的真理在里面，落实在里面。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从传统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谢谢！

张志刚弟兄：许老师刚才讲的非常重要。其实我们不是做减法，而是要做加法。原来的保留着，再加上新的元素。因为原来的元素不够。

周小安弟兄：这个事情是两方面的平衡，这个过程不是一概而论，而且每一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个平衡：我们不能没有传统，你想和传统一刀两断，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会重犯传统的错误。所以传统是不可断裂的，它是需要继承的，好的需要继承。但是你要知道，传统不代表真理，更不是神对教会的终极目的，就是我们刚才在以弗所书（四章 11 到 13 节）中所得到的。这是一定会实现的，神的话绝不会落空的，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他讲的，“教会要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他绝对不会让教会停留在现在的光景。所以传统不是绝对的，传统是需要更新的。所以这个平衡在于：既要继承，又要更新。而这个怎么去把握呢？就是要随从圣灵，要特别随从圣灵，不能照搬，要根据实际情况。

报告：邢福增弟兄：内圣与外王：从历史角度看华人基督徒的信仰使命

许宏度弟兄：我是非常高兴福增同工分享“内圣外王”这个议题，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我想写一本书，名字是“内圣外王的耶稣基督”。我说这是个小小的心愿，意思是说我自己有心无力，不大可能自己一个人去完成。这个议题太大了，因为我不懂中国文化儒家的思想，没有花时间，也不太可能花时间去研究这个很大的议题。但是我觉得，针对中国文化、儒家思想，基督教怎样打进这个文化，这个“内圣外王的耶稣基督”的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怎样跟中国文化对话，然后说你们所盼望的“内圣外王”就是耶稣基督。今天我看见，福增同工对这个议题有兴趣，我就勇敢地尝试提议：论坛或祝牧师、李晖同工，想一想我们能否集合基督徒的学者、牧师跟对中国文化有认识的人去写这样一本书。然后有可能的话，我们先有这个心愿，找同工开始写，然后在写得差不多的时候，开一个论坛，在香港或者哪里，议题就是内圣外王的耶稣基督，到时候文章集合起来就是一本。透过论坛这个方式来发表，让中国华人知道基督教在跟他们对话，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文化最期望最希望看见的“内圣外王”出现了：耶稣基督诞生在伯利恒。谢谢！

陆海英弟兄：我是非常感恩，谢谢邢院长。因为我以前经常看到公共媒体上您的一些评论，今天能够看到您本人，听到您这么好的演讲，我非常地感恩。我有一个问题，对于华人来讲，其实每个人年轻的时候，热血青年的时候，都是想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到了老的时候，在墙上贴一幅字，叫做“难得糊涂”。这是很无奈的一个结局，但是我想探讨一个神学问题，想听听您的意见。以利亚也

想“内圣外王”，当他面对那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耶洗别对他的一个威胁的时候，他逃走了。耶和华神对他说，“我留下七千人，没有向巴利屈膝的。”所以我想探讨的一个神学问题就是：“内圣外王”的一个角色是不是神拣选某些人来承担的，还是您觉得对于普世的基督徒，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角色的？谢谢！

邢福增弟兄：谢谢，我的家里也挂了这个“难得糊涂”！我想，“内圣外王”可以说是很大的一种愿景，确实不容易做。你不要以为“外王”难，“内圣”容易。其实，“内圣”也不容易，面对自己个人的灵性，甚至我们的家庭也面对很多的挑战的时候，也还是面对很多的挫折的当中，所以有时会有那种“难得糊涂”。我们儒家跟道家有的时候就很容易说：还是回到道家的“无为无不为”，这样安顿下来就更好。你的问题，是不是只是某一些人才是有这样一种上帝给你“内圣外王”的呼召。我想，确实上帝给每一个人不同的岗位，不是说每个人都是一样。但是我们起码可以看到，福音是一个整全的福音，这是我们首先要确认的。个人的福音然后往外推、还是要关心公共（社会），这是一个整全的福音。不要只把福音看成是个人，也不要把福音看成只是社会的福音。但每个信徒的领受可能不同，教会的领受可能也不同，因为资源的缘故，我们可能把重点放在某一方面，我想这也是对的。但我们把重点放在某方面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所做的才是唯一最重要的，然后就批评别人，“你不做我的，你做别的！”我想我们应该有一种比较大公、互相尊重的、在神的国度当中扮演不同角色的这样一种胸怀。我想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但正如刚才所说的，你不要以为“外王”很难，其实每一部分都不容易做，所以我们确实应该更好地做好每一个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儒家的东西很个人，基督教的启示不是个人的，我们还是教会，信徒之间共同连接起来。国度的连接帮助我们去完成一些一个人做不了的工作和使命。

祝健弟兄：非常感恩邢院长的分享，我也有一点回应，包括许牧师的回应。第一，这个平台事实上有三个部分，只是我们把“三源合流”放在前言。我们在过去，我们一批的同工走了16年，我们是三个部分，叫“一二三”：“一”是国度连接的异象，“二”是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三”是三个传统的合一。其中，“二”就有祭司使命和王的使命，也就是教会的福音使命和社会的文化使命。所以，我们很愿意跟邢院长、许牧师等一批的人来做深入的探讨、发表和实践。第二，儒家讲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的观察是缺少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多半的人做到“修身、齐家”就寿终了。所以缺少的一个环节就是“教会”，应该是“修身、齐家、**教会**、治国、平天下”。中国的文化中是没有志愿者的，即便是今天的志愿者，也是组织来的。只有在教会里面，（可以看到）他们的舍己、牺牲、奉献，所以很多人来到教会得到翻转。不断个人翻转，对他们的公司、社会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这个环节今天只有基督徒才能够承担，而且只有基督徒可以圆这个中国

人的梦。这个也讲到王永忠牧师、王志勇牧师提到的城邦，这样一个圆融，不但有理论的连接，还有教会的实际可以带出来的。谢谢！

邢福增弟兄：所以教会作为一个公民社会，就是应该帮助我们进入公共。

王志勇弟兄：邢老师提出的这个主题，其实是包括中国文化，包括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处境化不能够回避的问题。确实这不仅仅是文本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制度的教会管理的问题、崇拜的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教义的问题。要把文本、教政制度、宣教，其中的骨脉精髓到底是什么？整个的文本、敬拜、生活所表达的精髓是什么？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讲，“以马内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上帝和好，与上帝同在；那么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是“天人合一”。我们在社会理想方面，基督教福音的使命更多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在基督里面“分别为圣”，这是一个地位的成圣。“外王”也是强调我们的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职分，社会使命或文化使命本身就是让我们每个人在基督里，在恩典中，今生今世一同作王。所以“天人合一”和“内圣外王”实在抓住了圣经启示和中国文化的骨脉精髓。如何穿过文本、制度、神学思想，不仅仅是文本的打通、制度的打通、更是一个精神上的连接。这是基督教在中国处境化或者本土化所面对的一个核心性的挑战。谢谢！

张志刚弟兄：所以我有一个反向的想法。今天很多人进入教会是从道德的角度进入，他们觉得耶稣比他们原来要好一点。所以他们本来就带着一个靠好行为得救、行律法称义的观念。今天如果只是这样一个类比的话，很容易让人进入只是一个更高的道德层面，甚至他们把“八福”都称为一个道德的教导而已。所以这方面，做这样的类比当中，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区别？要不今天的教会中许多牧者在讲励志的信息，很少讲和耶稣的救恩有一个连接。我想在这方面邢院长有什么样的分享。

邢福增弟兄：我想确实，在过去我们还是发现中国文化对伦理道德的重视，这在教会里面影响是很深的，就导致你刚才所说的。他们也有一种错觉，认为成为基督徒以后，就不会犯罪；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就成为一个道德很高的人、圣人等等。当然这可能是一个神学的问题。基督徒会不会犯罪等等。但我想他们可能慢慢还是会明白：其实教会还是一个罪人的群体。他们在教会里面也会发现教会还是会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然后他们就觉得：“啊！原来教会不过如此！”然后他们就离开这个教会，去找一个完美的教会。所以他的一生就在寻找一个所谓的完美教会。他带着一个追求，不管是道德也好，或者“外王”也好，有人真的以为：信了基督教以后，国家就会富强起来。过去我们确实发现，在19世纪20世纪，为什么信基督教呢？就是因为他以为信了基督教以后，中国就变成一个象美国这样的富强的国家。

后来他发现信了基督教以后，中国还是这样子，然后他就失望了，整个信仰也会跨。我们如何让他清楚地理解福音的意思是什么？他带着这个动机来到教会以后，我们如何让他清楚明白教会和福音的本质？让他们真的能够掌握基督教独特的地方。基督教既和中国文化有相通的地方，但又超越中国文化，告诉我们要追求的地方。

周小安弟兄：我来回应一下，“内圣外王”在中国文化里面是比较核心的内容，信仰进到中国，一定会和这些核心内容相撞。我觉得逃避不是一条出路，你就永远进不到这个核心。所以我们需要来对话。我觉得“内圣外王”这个概念里有一个范畴的意思，但它也有一个内涵的意思。在范畴的意思里，确实有共同的地方。就像王志勇牧师刚才讲到到的，基督徒的“先知、祭司、君王”和“内圣外王”是非常接近的。因为做祭司，要圣洁，圣洁就是“内圣”；然后做王就是“外王”。所以两者在范畴方面确实有相通的地方。但在内涵方面，两者有本质性的不同。中国的“内圣”是自我完善，不论是修养、修炼、修行，它是个自我完善的过程。它是把“老我”完善，但信仰里面是舍弃“老我”，活出基督，加拉太书二章 20 节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现。所以一定要记住，“内圣”两者内涵不同，但它们确实有一个范畴，里面要圣洁；所以“外王”也是一样的。中国的“外王”是自己想作王，但圣经里面不是自己作王，自己要放下来，让基督作王；而且将来在外面，也是将来世上的国也成为我主基督的国，也不是我自己作王。但是我们确实有跟基督一同作王，但是我们要经过苦难、十字架，我们就得到荣耀。所以这些内涵是不同的，但它们的范畴确实相通。这样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自己曾经在维真神学院做过好几年中国文化和信仰对话的工作。

报告：郭昶弟兄：三源合流的建造

孙荭姐妹：非常感谢郭昶弟兄的分享。我还记得 2012 年底我刚进入全职事奉半年左右，有幸参加研发性的四个人的每周一次的分享和祷告，今天我才真正明白我到底在做什么。还有今天你的分享，几乎每一句都让我心里比较震撼。我现在不是提问，而是回应。因为你刚才说到“天地之大却没有自己的家”。今天你的分享让我恍然大悟，就是明白为什么在走上全职事奉之后，这么长一段孤单的苦路，好像自己不被任何人认可，不被教会认可，不被自己在多伦多所服事的机构认可。许多的领受好像从神而来，却一直不被认可。我今天好像恍然大悟。包括四年前，神给了我很多异象。直到这一次的行程，在我们中间的一些牧者认可我之前的一些领受。那我现在明白之前为什受那么多苦，包括我跟属灵导师之间的交通。今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我自己也是为“三源合流”而生的，所以我也这个“三源合流”中间的试验品之一。所以我受的一切，无论我从被圣灵的恩赐打开以后，自从我的

灵眼被打开以后，我所受的这一切的苦难，以及在服事的道路中所受的一切的苦难。其实我非常相信，通过你今天的分享，我也是这其中的一员。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郭昶弟兄：感谢主！我想不是走这条路就一定就是这样，但是每一位同走天路的人都有这样的艰难。我察觉到三源分开了以后，中间就留下了很多荒地，无论从思想上，事工上，教会的关系上，肉眼看得见和肉眼看不见的。而那些荒地都被仇敌占领。所以你一源想要把另外一源带进来，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或者你自己想学习，是非常非常艰难的。这需要整个教会都有这个愿望，共同打这个仗，从属灵上讲，才能把这些未得之地，或者失去之地夺回来。所以这是为什么，你走在中间，可能有很多的艰难。不只是具体事奉，也包括你要思想，你要认识，你要经历。

汪浩弟兄：谢谢郭昶牧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也是我一直在默想的一个问题。“三源合流”是藉着末世论或末世神学所带进的一个最终的归结。但现在末世的教会普遍有教会的概念，但没有众教会的概念。在这个众教会的概念中，又是以使徒团队为特性的。所以每一个使徒都要经过“生产之难”。祝健牧师在 Albuquerque，李暉弟兄在 Los Alamos，这些教会都不大，但有一个共同特性，他们为这个异象，受生产之苦。这不是说困难，这个生产之苦。这个使徒性团队，不是说某一个人就是使徒，在十二个使徒、七十个使徒、五百个使徒，到初代教会的使徒性的团队，对这个当时教会危机的遮盖是非常大的。那么是不是“三源合流”的托付在你们身上有使徒性的恩膏？这个是关键。众教会不是在行政上服从，而是在异象上服从。当异象带进行政合一的时候，神的路就来了。我相信这个“生产之难”从祝健牧师开始，一直在你身上，会传递这样的恩膏。但你是不是一个使徒性的建造，所以今天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点就在这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这样一个预备？

郭昶弟兄：我认为这个很有意思。我常常讲，几乎每次培灵布道时我就讲，我已经 45 岁了，我还是讲我还是学生，一辈子讲自己是学生。圣经中有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提摩太，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提摩太是个长老。在永世我们的身份还不知道，但我们今天的身份，我们要找准自己。到底在上帝面前领受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所以我一辈子做学生就可以了。我不问你刚才那个问题，但我想要讲的是一定有“生产之苦”。我盼望这个论坛能生出一个群体性的一同研发，一同走这条路，来把“三源合流”“曼哈顿计划”启动。可能已经启动了，在这里做一个宣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和合适的地方来宣告它的启动。期盼大家在主里来祷告、来辨认、来支持。

张志刚弟兄：刚才王浩弟兄说我们要受“生产之苦”，其实今天来的人都要受苦，我们都在一起。

陆海英弟兄：我有一个回应。因为我也参加了一些安提阿的一些课程，给我的感受是，使徒行传记载第一次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彼得站起来说了一句话，“为什么把我们祖宗所不能负的轭，加到外邦人身上呢？”这个轭包括两个。一个是律法，一个是人的遗传。所以我想补充一点，我在安提阿课程里看到，“三源合流”不是去拆宗派，安提阿的课程也不是拆宗派，而是成就别人。它是要拆除人的遗传，因为这个遗传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这么苦，就像彼得说的，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把我们祖宗所不能负的轭加在别人身上，把人的遗传强加给别人。所以我很感恩，安提阿课程有一个拆毁遗传的作用。这是我的一点理解。

郭昶弟兄：非常好，对现有的宗派完全地尊重，没有任何别的意思。这个不是我最初就有的，我很早就讲“三源合流”，有罪性或者软弱，我受了那么多苦。有一天“三源合流”真正成了，是不是“三源合流”就可以覆盖其他的。有过这个念头，但是神没有允许我。所以吃苦没有人愿意的，它是对付人的罪性。现在我完全明白了，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三源合流”是成全现有的，包括汪浩弟兄一会会分享的，他认为对小群背景会有一个更新。“三源合流”对所有现有支派会有更新和成全，但另外一个很重要我们应该思想，就是海英弟兄他所提出的，难道我们一个人信主了以后，就一定要进入一个传统或支派吗？将来这个选民也包括中国教会。中国教会的领袖和我交通说，“我们一定要学习西方，否则没法成长。但我们一学他们，就把他们的原来的问题学进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他说“就像喝转基因的牛奶。”我们怎么办？它有一个途径给新兴的教会，不仅是中国教会，也包括世界上各族各方的教会，它进到基督的身体，不一定要进到某一个传统。但是可以接受某个属灵传统真实的属灵遗产的帮助。所以，这个可以成全。这是一个愿景，同时是一个信心，你相信以弗所书所说的。但这绝对不是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教会、一个事工可以做的。它一定需要众教会都有这样的看见，特别可能有人先看见，来铺路，一起来耕耘。所以这是将来三十年的事情，而不是三年的事情。

许宏度弟兄：我想回应一下刚才谈到传道人不被肯定的议题。我觉得这个在教会里面是很普遍，因为我们还是罪人，还在和我们的罪行挣扎，所以教会的牧者、长老、执事还有平信徒，很多时候都会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传道人。大家要抓住一段经文，不管你在这种光景，或者不在这个光景，你也要抓住。耶稣受洗的时候，神对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如果你是不被肯定的传道人，你要抓住“这是我的爱子，我肯定你。”我们要抓住的是神给我们的肯定，而不是人给我们的肯定。人的肯定今天会高涨，明天就没有了。我们服事的时候常常遇见这种情形。

所以你不要抓住人对你怎么样看，你要抓住神对你怎么样看。我们常常遇见苦难、批评、不被肯定。在那个时候，你要想到的是马可福音第一章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因为我们是神的爱子，所以他要管教我们，让我们变得更圣洁，更公义、更有爱心、更有智慧。我们是 WIP（Work In Progress），神的众爱子们 WIP，我们还没有达到“内圣外王”。

王志勇弟兄：我想做一个回应，郭昶弟兄的分享非常宝贵，“三源合流”的生命，我们真在在圣经里的生命，一定要以圣经为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标准，一定是有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各样的经历。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也一定会有圣徒的相通。包括对“三源合流”的认识这三大角度、最后“三源合流”的事奉。另外第二个方面，我想补充的就是，我们不是为“三源合流”而“三源合流”。也许你可以说，“三源”这流那流，不管怎么讲，祝健牧师和华人牧者团契也一再强调，用“三源合流”这个名字关键是要国度连接、成全圣徒、进入命定、得地为业，这才是“三源合流”的导向和目的。如果我们说这里是“三源合流”，你“二源合流”我们就不要你，“一源合流”就必死无疑，那就成了一个咒诅了，不是的，而是一个祝福。最后落实这方面，我们相信神的律法、神的圣言和人的传统。其实我们也不是一定要拆毁别人的传统。传统总是有的，你没有好传统就有坏传统，没有旧传统就有新传统。但关键是我们回到圣经、回到圣灵、回到圣徒相通，对传统进行甄别，有选择地、创造性地继承。这方面，郭昶弟兄也讲得非常好。我们对于人的传统或人的宗派，最好不是用拆毁，而是用更新、丰富、成全，一同得着。

郭昶弟兄：谢谢王牧师，我讲的“为它而生”的意思是“进入命定”。所以我们只为耶稣死，但是每个人应该在基督里找到自己方向性的命定。